

君王心

那夜王睡不著覺。 以斯帖記第六章 1 節

夜裡，有過大風雨；早晨，樹木的葉子上，仍然還帶著淚痕。

農夫說，這樣的春雨，是最珍貴的，保證豐足的收成；哭泣過的大地，要布滿金黃累垂的禾稼。

天亮後，濃厚的烏雲漸漸消退，現出蔚藍的天空，太陽終於又再升起。

亞哈隨魯王聽大臣們報告完了政事，厭倦的回到內殿，對著殿門，坐在寶座上。這一天，又跟每一個昨天一樣。他嘆口氣。

太監把金盤托著壺和金杯，遞到酒政手上；王轉過頭去，看酒政從壺中倒酒在杯裡，舉杯輕輕嘗了一口，然後全盤遞給宮女。宮女把酒斟滿了另一隻金杯，奉到王的手上。

殿前有八名金甲武士，執槍佩刀，分列在兩旁。如果有人沒奉到召喚，而忽然自己出現，就視為對王不利的敵意行動；武士們將下手把他處死，除非王開恩格外，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權杖，才有存活的機會。

高而深廣的大殿，拉遠了人與人的距離，更顯示君王的尊嚴。腳步踏在地上，發出空曠的迴響。

君王的心，易變而難測，有時候會顯得違背理性和邏輯思維；就是這種複雜的特性，才增加了絕對君權的神秘和可畏。

現在，王抬起頭來，向院內望去，看見王后以斯帖頎長的身影，

站在那裡。她穿著整齊的朝服，拖曳著長長的裙裾，更顯得美麗動人。

王威嚴的神情，使她覺得眩暈。

武士們也發現有人走近。他們一邊注視著來的人，一邊看王的表情怎樣，手卻緊握著刀柄。如果王一揮手，他們就會衝上前去，對付來的人。

王定意向以斯帖施恩，伸出手中的金杖。以斯帖向前摸著杖頭，同時就勢要跪下去。

但那握著金杖另一端有力的手，卻把她拉了起來。

王注視著美麗的王后，心念在迅速的轉動：為甚麼她在這時候違例來見我？看她盛妝朝服，應該是重要的事；但不會是像前次那樣告密緊急的事；如果是緊急的事，必定等不得花時間著裝。...

想到這裡，王用幾乎是溫柔的聲音問她說：“在這裡，王與他的王后，可以忘記法律的限制。我的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甚麼？你求甚麼？就是國的一半，我也必要賜給你！”

不知為甚麼，王想起了前次那流產的政變陰謀；如果沒有以斯帖預先示警，不但是國，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啊！

想不到，以斯帖的請求，並不是他所想的大事。

她說：“如果陛下以為好，也不妨礙國政，希望陛下來赴我所預備的筵席，慶祝大王勝過陰謀，長壽萬歲；同時，也帶著最尊貴的大臣哈曼同來，那就是我的榮幸了！”

王微笑著說：“該有整個月沒見面了，我也正想念你呢！那很好，我叫人吩咐哈曼趕快準備就是。”

前一夜，以斯帖不住的對自己念著：“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，好像隴溝的水，隨意流轉”（箴二一：1）。

她必須相信這經文。現在比任何其他時候更重要，是最必須相信的時候。

亞哈隨魯王沒有召見她；她必須去見王，為了本族人民的生存，她必須不顧自己的生命，抓住機會，違例去見王請求。

想不到，事情竟然這樣容易！王一轉念，她就得了平安。

以斯帖的計畫在運作。

末底改又出現在朝門口，還是坐在他的老地方。

“三天已經過去了。為甚麼以斯帖沒有消息來？”末底改相信轉機就要臨到，已經換下了麻衣，穿上了平常的衣服。只是他似乎以旁觀的心情，等待著看事情如何成就。

誰想，從宮內出來的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人，權臣哈曼！

哈曼用不著尋找，也發現他最不願看到的人，仍然坐在那裡！

赴罷王后的筵席出來，飲足了御酒，哈曼的心裡，洋溢著快樂，得意的回味著王后給他的特殊恩寵。但見到末底改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，眼睛在望枝頭的鳥兒。

哈曼就轉為滿心惱怒。

哈曼對跟從的人說：“明天咱還要從這裡經過，但不希望再見到那個惹我厭煩的人物！今天王后以斯帖預備筵席，只有我被請隨王赴席。只有我，明天王后又再請我同王赴席。只有我！”他全然沒有避免給末底改聽見的意思。

末底改果然聽見了。

直到哈曼的馬蹄聲遠去了，他還在尋思：以斯帖這妮子，在想甚麼呢？到現在還有心宴請哈曼，尋求妥協，不是太晚了些嗎？

這消息，真叫人感到意外。

不過，有一件事他可以放心：以斯帖終於見著了王的面，而且還平安。以斯帖的計畫在運作。

還有更叫末底改意外的事。

第二天，末底改又去照他的老規矩，坐在朝門口。

忽然，看見有人牽著一匹白馬，從宮內走出來；那馬很高大，比人高出了許多，而且馬的頭上戴著華麗耀眼的金冠飾，表明是王御用馬匹的徽記。只有在非常正式的儀式中，才會使用。

馬和人漸漸走近了。來的人是誰？又是那個他不願看到的哈曼；不過，為甚麼他驕橫跋扈，氣焰萬丈的神態沒有了，垂頭喪氣的走在馬前面？咦，他的手裡，還捧著一個大包裹！這些事，本來該是下役奴才們作的，為甚麼大臣親自動手？

末底改沒有興趣尋求答案，這些事都跟自己無關，不必躲避，也不想看他，把頭仰起來，去看天上的朵朵白雲飄移。

馬的蹄聲和人的腳步聲，在末底改的面前停住。這一次，哈曼卻不能放過他，竟直接找上了他！

不過，哈曼失去了傲岸的氣概，眼睛裡的敵意換了沮喪的神色；而且向坐著的末底改躬下腰去。

哈曼說話了。聲音平板而沒有情感，就像是小學生被強迫背書那樣子說：“大王有旨，請閣下換上王常穿的朝服，乘上御馬！”

末底改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和眼睛。先揉一揉眼，弄清楚並不是作夢，想回家去好換衣服。哈曼似乎很體貼，建議不如就近先到王宮的更衣室去，好照王的旨意換裝。

再次出現的末底改，高高乘在御馬上，神采飛揚，衣冠鮮明，穿著王紫色的朝服，頭戴金冠。哈曼仍然得恭謹的盡他不愉快的本分，牽著馬，走在前面，一路經過首都的街道，一面喊著說：“王所喜悅尊榮的人，就這樣待他！”

路上看到的人，都感覺意外，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有的人以為哈曼一定是瘋了。

路旁站著觀看的人，越聚越多。經過的時候，有許多人鼓掌，有的還大聲喝采。

遊行得夠久了。疲倦的哈曼，灰頭土臉，滿身大汗，有氣無力的向末底改請示去哪裡。末底改說，還是回到朝門原來的地方。

哈曼算是完成了這分苦差事，垂頭喪氣的回府。

哈曼和末底改，那天是怎樣的合在一起，演出這場戲？是誰籌畫導演的呢？

除了他自己還有誰！

一天前，哈曼應召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。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榮幸，作王和王后的特別客人，是人生難得的際遇。

亞哈隨魯王照常欹臥在正面的榻上，王后緊靠在大王的右邊，哈曼在王左側的榻上，隨侍的人送著酒和食物。殿下有人輕奏著音樂。

在筵席中間，王后若有所思的問說：“一個人得罪了誰，該不會連全家全族都被連累吧？聽說有的國家，法律規定，不可因父親的罪殺兒子，各人要為自己的罪而死。我們波斯國是怎樣的呢？”她話是向王說的，眼睛卻望著哈曼。

王知道王后從來不問政治，不知她今天怎的忽然對法律有興趣了？向哈曼點頭，示意他回答。

哈曼說：“如果是重大的罪案，在波斯，一人可能連累家族。”

“如此說來，你同意這作法了？”

哈曼說：“王的話就是法律。”

以斯帖點點頭，表示明白了，微笑著示意，似乎滿意哈曼的答覆。

王得意的笑了。話就在此止住。

王轉向以斯帖：“我們的王后，現在你可以告訴我，你到底有甚麼要求，我必定賜給你；就是國的一半，也沒有問題，只管說，

我必為你成就。相信我，我是坐在寶座上的王，一切都在我權力之內！”

以斯帖回答說：“陛下如果抬舉我，就請准我所求的，明天再帶著哈曼，來赴我所準備的筵席；到那時候，我必定照王所問的說明白。”

那一天，哈曼從宮裡出來，心中無比的得意；加上足喝了香醇的美酒，更覺得快樂像是升脹的氣，在他裡面，就要迸裂開來。但看到末底改坐在朝門口，對他不理不睬，快樂就一下子洩到不知那裡去了。

哈曼回府以後，感到得意的事無法保持靜默，非得找些人來說說不可。

於是請了一群朋友，叫齊了妻子兒女，把這非常的榮耀，對他們細細的描述一番。他們畏謹的聽著，充滿神往的樣子；也幫著肯定他哈曼的權威蓋世，連王后也對他另眼看待從前他在宮廷鬥爭中，支持過廢后瓦實提，當然不再是問題；現在王后還特地一而再的單獨請他赴筵。宮裡有了如此有力的奧援，大波斯帝國真是在他的掌上。

但天下事往往美中都有不足。

最後，哈曼透露出內心的遺憾，嘆口氣說：“在城門口看見了那礙眼的猶大人末底改！我明天還要去赴王后的筵席哪，唉！真不想再見到他。但他就在朝門那裡，又不能不看他！”

哈曼的妻子細利斯說：“那還不容易！把他提早除掉不就是了？不如造一個五丈高的木架，明天早晨，求王准許不必等滅猶大

全族，提前把末底改處理了，挂在木架上面，也好叫全國知道，如果選擇在王和哈曼之間，必須得罪一個的話，寧可得罪王，我哈曼，是更得罪不得的。”

哈曼以為這是個絕妙的主意。

但是，長夜漫漫，怎能等得到天亮？不如打鐵趁熱，當晚就進宮去陳說。好在他跑慣了王宮，自恃是王的親信寵臣，不管時間是否合宜，逕去夜間謁見王。

恰好，亞哈隨魯王那夜躺在床上，輾轉睡不著覺，就吩咐人取紀史書來，念給他聽，看看有沒有忘記了甚麼該辦的事。剛剛讀到書上記載著：王的兩名守門太監，辟探和提列，同謀刺殺王，末底改告密，由王后轉陳，使王得以預先防備，不至遇害。

王問說：“啊，我怎麼就從沒有想起那末底改！他如此忠心，立了這件大功，可有賞賜他甚麼尊榮爵位？”

侍臣回答說：“沒有賜他甚麼；末底改也沒有誇說自己的功勞。”

正在這時候，院子裡傳來了腳步聲，衛士的喝問聲。

王問說：“甚麼人在外面？”

侍臣在門口看了以後，回報說：“哈曼站在院內求見。”

王說：“叫他進來！”

哈曼見了王，向王請安下拜。同是深宵不眠人！

王向他點點頭，臉上微露些笑容。

哈曼開口說：“啟稟大王，坐在朝門的末底改...”

王擺一擺手說：“哈曼，你來得正好，先聽我說。我先問你：王所喜悅尊榮的人，應當怎樣待他？”

哈曼心裡想：這個你可問對了人了。這問題，容易回答，我也極為願意奉答；這“王所喜悅尊榮的人”，除了我哈曼還有誰呢？回想這兩天的意外蒙恩，更堅定了他的信念。他腦筋很快，立即回答說：“應當把王常穿的朝服，和戴著王徽冠飾的御馬，交給王面前極尊貴的一個大臣，命他將王的衣服，給王所喜悅尊榮的人穿上，使他走遍城裡的街市，讓眾人都能看見；並且由那大臣在馬前面宣告說：‘王所喜悅尊榮的人，就如此待他！’”

王說：“看來英雄所見略同，正合我的意思。你正是最合適不過的人了。...”哈曼聽得十分滿意，心中歡喜得差點跳起來。

哈曼正想趕緊謝恩，生怕王改變主意。哪知道王的話並沒有說完，他只得繼續恭聽下去。但下面的話，恰似當頭給他一棒，打破了哈曼的美夢。實在說，他寧願哪是夢，在夢中一直不醒更好些。

不過，王還是繼續說下去，不由得他不聽，更糟的是還必須去好好遵行，沒有說不願意的自由。王說：“誰都知道，你正是王面前極尊貴的大臣。這些事情全交給你辦，相信你會辦得很好：就把這衣服和御馬，照你所說的預備妥當，向那坐在朝門的末底改去行。這樣吧，現在時候已經晚了，明天一早就去。務必注意細節，凡是你所說的，一樣都不可缺少！”

王又補充說明：“我這些日子，差一點給忘了，他是在那兩名

太監圖謀叛逆的事上報信給我們的，有很大的功勞。飲水應該思源，如果忘了他，神明都不會保佑的。”

這太意外了！竟然是他完全想不到的人！

不但掃盡了哈曼的興緻，也完全動搖了他對自己前途的信念。跟末底改的仇是結定了，現在，他唯一的希望，寄託在以斯帖身上：但願那位新近對他垂青的王后，在必要的時候，能夠挺身為他說話。

不過，她會肯嗎？

第二天中午，哈曼盡了他平生最不愉快的責任，遵從王的旨意，照他自己的建議，同末底改去遊行。

等到他拖著疲倦的身子，垂著頭，回到府中，他的妻子和智囊團已經聚在那裡等他；多數的人已知道哈曼和末底改奇怪搭檔的表演，以為應該是兩人換個位子才對；也有少數人未得到最新消息，是為了他的得意，來道賀的。

哈曼連坐下都忘記了，站在原來進門的位置，詳細述說那一天所遭遇的事。他們聽完了，都奇異的安靜；有的人看看門口，預備退走了。

哈曼徵求各人的意見。

有的人搖搖頭，不言語。

多數人作出的判斷是：“風頭轉變了，我們不能夠否認事實，末底改是佔了上風，情勢對你不利，看來你很難鬥的過那猶大人，終必在他面前落敗。”

雖然，沒有人預測得出，敗落在甚麼時候來到，要敗得多慘。屋子裡的空氣很低沉，像是家有喪事的氣氛。有人悄悄的離去了，並不曾向主人告辭。

正在這時候，王宮裡的使者來了。有兩個太監傳達王的旨意，催哈曼趕快去赴王后以斯帖已準備好的筵席。可憐哈曼忙得喘不過氣來，匆匆忙忙的洗去身上的馬糞味和汗臭，梳頭換了衣服，急急上道。

當他的身影隱去了，背後的人還在猜想：哈曼的前途是否將從此崎嶇不平？是否還有復起的希望？但願哈曼不會再得罪以斯帖王后，但願王后是一個可靠的政治盟友；也許，這是他們唯一的支柱了。

時候到了。

這第二次的酒筵，還是像前次一樣的豐盛精美；或許更豐盛了些，更精美了些。只是哈曼面對著盛饌，分辨不出味道。他心頭上有太多的事。

哈曼特別注意王的神色。

王的臉上似乎減少了些和悅，但至少沒有震怒的跡象。

哈曼的心定了一些。不過，很快就發現，自己只是王手中的一只籌碼，他有機會在這裡，不過是王要用他來贏得王后心中的秘密。王喜歡戰爭，看戰爭就是賭博，只要賭得贏，不管付多大代價。他不禁把眼睛注定在王后臉上。王后還是挺美的呢，他想。

亞哈隨魯王的性情，一向有名的急躁暴烈。他不耐煩等得太久。這次對以斯帖是例外。

等待者傳送了幾次的酒和食物，王喝下一口酒，口中一面咀嚼著肉，一面問道：“我們的好王后，這次你該告訴我，要我為你作甚麼了；我說過的，你就是求國的一半，我也必然為你成就。”

以斯帖回答說：“我所求的，比王國的一半還要多...”

王聽了，興趣更增加了，連旁邊的哈曼，本來一直神思不屬，現在竟然也驚奇的睜大了眼睛，張著耳朵聽。

王后以斯帖繼續說：“甚麼比王國一半還要緊呢？那就是生命。生命沒有了，所有也都失去了。我如果在王面前蒙恩，王眼中算你的婢女還有點價值，我所求的，是求王把我的生命賜給我；生命失去了，得王國的一半又得何用？我所願的，是求王把我的本族賜給我；本族沒有了，還有甚麼享受能使我快樂？因為我的本族被賣了，要屠殺剪除滅絕我們！如果只是我們被賣為奴為婢，我也閉口不說甚麼；但這將引起無盡的種族鬥爭，使王的國度分崩破裂，對王的損失，是敵人萬不能補足的。”

哈曼聽到這裡，體會到情勢有點不大對了，臉上的顏色變了，在榻上不安的轉動了一下。

王威武的面，變成了紫色，眼睛怒睜著急問：“擅敢起意要行這惡事的是誰？這人在哪裡？”仿佛立刻要抓住那人，把他活活撕碎。

哈曼看得發抖，覺得喉嚨裡一陣陣發乾。

就在這重要的時刻，王在等待著答案，緊張到空氣也似乎凝結了。

以斯帖伸出了她的手，仿佛掌握著歷史的鑰匙，又像是一柄利

劍，確定的指向哈曼說：“仇人，敵人就是這，這惡人哈曼！”

哈曼在那裡十分驚惶，張著平時能言善辯的利口，竟然發不出聲音來。現在他才醒悟，原來以斯帖與末底改有親屬的關係。他最後的悔恨是，自己不曾探問清楚，末底改為何那麼事有關心的，每天在宮門前走來走去。

王向他瞥了一眼，看到那罪疚莫辯的樣子，憑他閱人的經驗，就可以確定他有虧心事。再想到自己被他佞口欺瞞，被他玩弄於手掌之上；那麼久了，竟然完全信任他，把他當作了心腹，當作社稷股肱之臣！他滿腔忠心赤膽的樣子，建議消滅甚麼流浪部族，原來卻是王后的親族！王那股感覺，受了騙的怨氣，化成了滿腔的怒氣，無處發洩。王只想到不願再見哈曼。從榻上霍地站起身來，衝往御花園去了。

花園裡的涼風，吹得王的頭腦清醒了些：想起自己是王，使用權威，比發怒更有改變世界的效果；又想起把王后丟在那裡，算怎麼回事？

王回到筵席上，發現哈曼竟然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！

原來是哈曼看出王的盛怒，定意要加罪於他，不會輕易放過他；雖然現在他已經清楚王后絕不是他的盟友，但解鈴還是繫鈴人，仍然想求王后緩頰，或者王后心軟，肯向王講幾句好話，就能僥幸免禍。於是不顧禮儀，起來跪在以斯帖榻旁，拉著她的手臂，求她救命。王后自然掙扎著要推開他。

亞哈隨魯王從花園回來，一眼看到的，就是這副景象。從來沒有大臣敢在王宮裡這樣放肆過。

王的怒火，更加燃燒得熾烈了。王說：“這，這哈曼還得了！竟敢大膽到在王宮裡，就在我面前，凌辱王后嗎？”

王的話一出口，侍衛們立即擁上前來，把哈曼的臉蒙上，當作叛國的死囚，倒縛雙手推去外面。在那時，王一眼瞥見自己那熟悉的御印戒指，仍然戴在哈曼手上，想到他挾王的名，不知作了多少壞事；立刻叫人去摘下繳回。

哈曼現在確實知道，一切都完了。

哈曼恃王的寵幸，一向驕橫，人緣自然並不怎麼好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有人為他講話，也不會是好話。

果然，有伺候王的一個太監，名叫哈波拿，上前報告說：“今天我奉旨去他家催請哈曼來宮中赴筵，看見有一個七十五呎高的大木架，高出了圍牆許多，立在那裡。我問起那是作甚麼用的，據哈曼家的人說，是昨天才趕工製作的，為要把救王有功的末底改挂在上面。”

王冷笑說：“還是讓他自己享受吧；把哈曼挂在其上！”

哈曼的府門前，出現了自王宮派來的幾名衛士。哈曼家的人，忙著問哈曼好嗎，是不是喝了過量的酒，不能回府？

衛士們冰冷著臉，一句話也不說，逕直走向豎立木架的角落，動手抬那高大的木架。

哈曼夫人細利斯，聽見了外面的聲音，親自從房內出來，查問是怎麼回事，莫不是王改變了主意？

“是王又要把末底改挂在木架上了嗎？”她試探著謹慎的問。

轉：以斯帖的故事

其中一個衛士回答：“恭喜夫人，你要作寡婦了。王有旨意，要把國賊哈曼挂在他自己作的這個木架上面！”

然後自顧自抬起木架走了，一面走，一面埋怨太重。

這些事情都過去了。王的忿怒才平息。

下午的太陽分外的明亮。